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请愿三周年

【明慧网】2004年8月20日是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连续24小时和平请愿三周年的日子，温哥华学员晚上在中领馆前举行了烛光纪念活动。当地最大的英文报纸温哥华太阳报以较大篇幅报导了这次活动。

（编者注：图片中“1024”表示目前已知有1024名法轮功学员被江XX集团迫害致死）



南非电视台采访法轮功学员 黄金时间向整个非洲大陆播放

2004年8月18日至20日，4名法轮功学员在南非向媒体、学校、政界、非洲国家的部分部长、民众等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真象，引起广泛关注。一行4人还在当地的大学等讲真象，在当地建立了炼功点。

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和讲真象行动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极大关注。8月18日，南非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听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后，很受触动，晚上，法轮功学员露茜-周应邀前往电视台参加晚上的电视直播节目。该节目在黄金时段通过卫星向所有非洲国家播放。南非广播电台记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现场采访，并将采访节目向全国播放。

小问答 问：法轮功好你就在家偷着炼呗，干嘛非要出去呢？

答：既然法轮功好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出来炼呢？一个心底无私的人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政府堂堂正正的讲真话？“慈父遭谤子不在，世人都会骂不仁。”作为深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人，在我们尊敬的师父遭受谣言恶毒攻击的时候，我们站出来，用和平的方式，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和平上访，讲述法轮大法的真象，向政府和人民澄清事实，何罪之有？

北京医生谈自焚案中的造假问题

【明慧网】前不久与北京某医院Z医生聊起了天安门自焚案中的造假问题。谈到关于烧伤的治疗与护理时，Z医生说：“北京的大医院对于重度烧伤病人都是采用湿式疗法，而且为了防止感染，病人一定要进无菌室。”对于自焚案中刘思影在积水潭医院不借助任何防护措施就直接和记者对话的事实，Z医生表示非常不可思议：那么重的烧伤病人怎么能不进无菌室？记者怎么不穿防护服？

同时Z医生还说：“积水潭医院对待重度烧伤病人很早就一直使用其自制的药，叫‘烧伤二号’，其中一味药要用酒精浸泡，然后把配好的药涂抹在创面上，同时还要保证创面尽量的暴露，所以是不缠纱布和绷带的。”而央视电视画面中的自焚者在病床上居然被纱布包裹的非常严实，Z医生对这一点明确的说：“这绝对是在造假了！很明显是当权者出于政治需要栽赃给法轮功用的东西。”

冀东真象

030号

2004年9月2日

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啊！

【明慧网2004年8月13日】河北（保定地区）蠡县里吾镇北陈村的赵春生，今年75岁，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今天他一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从未间断修炼。他一直身体很好，每天赶着一个小驴车下地干活，这么大岁数了还种着十几亩地。



2004年5月阴历初十的下午，他和老伴干完活赶着小驴车回家，在路上正好碰上本村的一个村民正在挖一个没用的电线杆，没看见有人过来，村民的三马车挡住了老人的路，老人只好停了下来。突然，电线杆朝他的驴车倒去，这时两位老人还在车上坐着。真巧，电线杆正好在人和驴的中间砸下来，电线杆摔了三截，可两位老人和驴一点损伤都没有。

当时挖电线杆的人吓得惊呆了，可老人心里清楚：“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啊”！

大家谈

“京城血案”主角傅怡彬 原本就精神失常

【明慧网】我是一个旁观者，实在忍不住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我原来就认识傅怡彬的亲戚，中央电视台播放“京城血案”后，由于好奇就去问傅怡彬的这个亲戚，据其向我透露：傅怡彬原来就神经不正常，而且经常犯病。

自开始批判法轮功起，电视台就没完没了地把法轮功说的一无是处，还搞出个“一千四百例”。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人家法轮功也炼了有年头了，那么多人在炼，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这么多事。我就有个亲戚炼法轮功，炼不长时就什么病都没了。怎么就跟电视上说的不一样呢？

你看事儿还没完，这又搞出个“京城血案”。其实从电视上就能看出傅怡彬就是个神经病，你看他那个样，哪像个正常人。越看中央电视台越象是演戏蒙骗我们老百姓。用神经病来诬陷人家法轮功，江泽民是不是没招了？

江泽民动不动就用杀人放火来诬陷人家法轮功，怕人家怕成这样。看来法轮功还真厉害，我一定要炼法轮功。

正法之路图片展



气势磅礴的“法轮大法”学员组字。
四川乐山
1998-12-1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赵焕珍，男，40多岁，2000年12月因去北京证实大法好，被山海关公安局接回后非法关押在山海关看守所，而后于2001年1月19日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入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迫害。

“坐班”体罚 入所后，他就被弄到“坐班”进行体罚，每天在小板凳上要坐大约15个小时。必须按坐姿坐，否则就要挨打挨骂。坐姿是：头正颈直，目视前方，双手背后，两臂后挺，五指交叉，手心朝上，小腿垂直，不准乱晃，脚与肩宽，形若木桩，邪恶之徒无耻的美其名曰“静坐反思”。此外，旁边的打手还经常喊着“挺”，一般的10多分钟就出汗，半小时就湿透衣服。就这样从早上5点一直坐到晚上8点，中间只有吃饭和解手能站起来一会儿。就这样一天下来，浑身酸痛，臀部磨得火辣辣的痛。等熬到睡觉时，两个人还轮不到一张床，侧着身子还挤，真是苦不堪言。等到第15天，他的臀部磨出了血，血和短裤、衬裤、毛裤粘在一起，痛苦异常，解手时得一点点小心的撕开。这种杀人用钝刀的折磨，再加上吃不饱，折磨得被迫害者都是体质极为虚弱，体重都迅速下降。一月后，赵焕珍被分到队里进行劳动折磨。

“攻坚组”毒打电击 2001年6月17日，大面积的强制转化开始了，赵焕珍也被弄到了六大队严管班攻坚。攻坚组恶警有：王英、韩东起等，先是逼他写所谓的“四书”放弃修炼大法，到晚上整宿不让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恶警王英一看软的不行，就让赵焕珍念诬蔑大法和师父的书。由于他拒不服从，恶警就开始用电棍电，一根没电了，又找了两根高伏的，电他的颈部、下身、大腿内侧，还击打，直到把他击打得头栽到了地上……

2002年6月2日，赵焕珍再次被弄到了严管班攻坚，这次攻坚组有6人组成：恶警王英任组长，组员有刘福星、李建中、谷士庆、张景敏（音）、易××。这次是先让刘福星找他谈话，看不行，就暗示犯人赵志军等三人对他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得起不来为止，此时的他已是不能出长气了。恶警一看还是没有效果，6个就一起组成气势汹汹的阵势，手拿电棍问话，群起而攻。到了晚上，还是不让睡觉……就这样又过了恐怖的6个月。

2003年6月20日，赵焕珍和另外4名法轮功学员又以抗“非典”的名义被投进了严管班，进行洗脑迫害。早上5点开始就坐板体罚迫害，广播中放的全是诬陷大法的内容。并且，在生活条件上也极为苛刻，早晚饭各一个小馒头，中午两个，而每天的供水不足一杯。况且6、7、8月份的唐山天气极为闷热，到了晚上，人挨人，人挤人，实在难以入睡，度日如年。

迫害得不进食水 高烧不退 这样熬了一百多天，到了9月下旬，本就迫害得极为虚弱的他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先是大小便失禁，持续20多天解不下大便。继而肛门开始感染，以至发烧达39度多。恶警却每次给一片退烧药了事，而恶警张景敏（音）还让接着坐板，这时的赵焕珍已是不能进食水了。第3天，恶警才勉强同意去医院检查，不过，只让他步行去医院。后看到他实在不能走，就派了两个犯人架着。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肛周肿胀，需要输液、导尿、洗肠。恶警高海只让导尿、洗肠，又给带回所。回所后，赵焕珍一直高烧不退。到了第4天，肛门已肿起老高。这次，医院检查后要求立即住院治疗。此次是恶警王玉林带着，谎称没人手看护，要求大夫只给插导

尿管。大夫说经常插导尿管会导致尿道感染，不想给做。可洗完肠从卫生间出来后，大夫已被说通。这次，大法弟子赵焕珍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实在太痛苦。恶警王玉林气急败坏的想强制插，但顾及到不是在劳教所，怕人看见。于是恶狠狠的丢了一句：回去给你插。

恶警延误病情致残 到了第五天，既不能吃饭喝水，又不能大小便的赵焕珍眼看就不行了。此时，恶警怕担责任，就偷偷的把他送回了家，到家门口时家人还不知道呢，把人送到后就匆匆的跑了。家人一看，人已奄奄一息，当夜送医院抢救。经确诊为化脓性肛周肿胀、兼睾丸坏死性溃烂。据治疗期间目击者称：从肛门边烂进一个坑，一直烂到睾丸，睾丸的外皮已烂掉一大块。据主治医师讲，他从医20多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重的此类病症，再晚两天命就没了，这纯属人为的延误。

至此，赵焕珍人虽活了下来，但三处大手术都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光住院费就花了2万来元。这就是山海关恶警、劳教所恶警对大法弟子迫害的真实写照。

附：1) 山海关（邮编：066200）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主抓迫害法轮功，610头子）：刘关生，办公室0335—5052421、5052315，宅电0335—5057838，手机13930385885。
（刘关生之妻：沈连玉，住山海关区公安分局家属大院。）

2) 当时唐山荷花坑劳教所恶警名单（邮编：063000）
主管副所长：王勇
“610”办公室：高永敬
严管队队长：李卫平 教导员：王英
副大队长：王玉林、高海
队长：韩东起、李建中、张景民、赵长江

真象人心

“这叫我们怎么去抓她？”

【明慧网】2004年某月，贵阳市一位女大法弟子在街上拣到一个包，立即交到了派出所，经民警清点有人民币两万多元。待找到失主后，失主万分感激，当即拿出六百元钱表示感谢，大法弟子说：“我不要你感谢，你只要记住我是修炼法轮功的，牢记法轮大法好！”派出所的所长深有感触的说：“上边叫我们抓法轮功，这叫我们怎么去抓她？人家这是拾金不昧啊！”

警世钟 原山东潍坊市委副书记死于肺癌

【明慧网】王立福，男，1931生，潍坊高密市人，原潍坊市委副书记，分管全市政法工作，主管迫害法轮功。王某极端仇视法轮功。99年7-20后，为发泄私愤，主谋在全省第一个非法判处了原潍坊市法轮大法辅导站站长李天民有期徒刑四年。

善恶有报是天理，2002年春天，王立福刚升任潍坊市政协主席不久，就死于肺癌。